

梆声久久千里梦 玉珠悠悠百年情

——访皖北豫剧表演艺术家肖玉珠 徐浩/文

在河南省艺术研究院组织的“全国国有豫剧团体现状调查”中，笔者与裴小松同志分工到安徽省调研，其间采访到了皖北豫剧表演艺术家肖玉珠女士。

香玉剧社的学生

肖玉珠，1939年9月5日生于郑州市二七塔附近顺河街的一个贫苦人家。幼年为寻父，她随姨母逃荒至西安。当时，香玉剧社在西安成立，在爱好像剧的姨母建议下，她报考了香玉剧社。当时的考官是陈宪章先生和韩金铭老师，他们听过她的演唱后，觉得她嗓子不错，就录取了她，这时的肖玉珠虚岁刚满12岁。

从1949年起，肖玉珠便在香玉剧社学戏。她先随韩金铭老师学了《燕王扫北》中“姑嫂斗”的一大段唱腔，主要是学板式。后来又跟着马天德老师学小生唱腔，同时跟香玉剧社聘请的京剧老师李三星和朱文标学毯子功和把子功。在香玉剧社学戏期间，每天的功课排得很满。她与同学们早晨五点到西安革命公园喊嗓，六点半洗脸刷牙，之后练功，十点半吃饭，十一点学文化课，中午午休。下午两点接着学唱、排戏，四点半开饭，吃完饭后有演出的便去化妆，没演出的回去继续练功。众多名师的严格指教，加上自己的勤学苦练，肖玉珠自小便打下了坚实的豫剧表演功底。

长期耳闻目睹常香玉老师大家风范的肖玉珠，很早就梦想着成为像常香玉老师那样的头牌演员。所以，从剧社学戏到后来登台，她特别注意观察学习各个行当老师们的表演，以提高自己的演技和专业素养，这种经历也为她在后来的艺术实践中能够打破行当界限、主演青衣花旦兼擅小生正旦奠定了条件。

1953年，肖玉珠随香玉剧社赴朝鲜慰问演出，向“最可爱的人”表达了真心的敬

意。回国以后，她继续在香玉剧社学戏。在离毕业还有两个月时，她被甘肃省天水市豫剧团以挂头牌、高工资、带父母的许诺打动，遂到该团担任主演。两年后，天水市豫剧团解体，陕西省铜川市豫剧团又把她挖走，还是任主演，月工资385元，当时挂牌“特邀香玉剧社甲班实习生时代艺人青衣花旦肖玉珠”。

1973年，肖玉珠离开了工作生活近20年的大西北，调入山西省临汾豫剧团。后来，在安徽省淮北市领导的邀请下，1975年11月，她加入新组建的淮北市豫剧团，担任主演，并于1978年出任豫剧团副团长。1992年，淮北市成立艺术研究中心，肖玉珠调任中心主任，直至1999年退休。无论身在何处，肖玉珠为豫剧献身的理想一直在持续。

常派艺术的发扬者

作为一名豫剧演员，肖玉珠戏路较宽，除了在常派代表作《花木兰》、《拷红》、《断桥》、《贩马记》等剧目中饰演花木兰、红娘、白娘子、李桂枝等主要人物外，她还饰演过《桃花庵》中的窦氏、《二度梅》中的梅良玉、《秦雪梅吊孝》中的秦雪梅、《洛阳桥》中的叶含嫣、《女贞花》中的邱丽玉、《义烈风》中的童玉珊、《望江亭》中的谭记儿、《寇准背靴》中的柴郡主、《红灯记》中的铁梅、《芦荡火种》中的阿庆嫂等角色。

作为常派艺术的嫡传弟子，肖玉珠有自己的表演风格。吐字清，做戏细，是她的基本特点，在此基础上，她的独到之处还

在于她对常派艺术继承基础上的创新。在常派代表剧目《拷红》中，肖玉珠根据红娘天真活泼、富有正义感的特点，又融入了自己对人物的理解，从而对常老师的红娘唱腔进行了创新。她在常老师红娘唱腔的末尾收声处又向上一挑再收音，使红娘的唱腔听起来更调皮活泼，以突出红娘天真俏丽、惹人喜爱的特点。在常老师早年常演的名剧《贩马记》中，肖玉珠更有新的创造。剧中女主角李桂枝，得知父亲蒙冤被打入死牢，心中极为悲伤，为了拯救父亲，又不得不强颜欢笑，这个人物当时心中的矛盾非常强烈。在这种舞台情境下，肖玉珠饰演的李桂枝，两眼含泪，强压着不让流出来，一眼似笑，另一只眼里的泪珠却早已夺眶而出，落了下来，创造出一眼哭、一眼笑的独特技巧，获得了极佳的舞台效果。

对于肖玉珠的表演，陈宪章先生曾给予认可，他认为肖玉珠的《贩马记》，是在深入理解剧中人物复杂心情基础上的真挚表演。而皖北观众“一部戏两个好”的评价，指的就是肖玉珠《贩马记》中“哭监”、“三哭三笑”两段精彩的表演，观众的口碑也可从侧面印证陈宪章先生的看法。

博采众长的豫剧传承者

在长期的艺术实践中，经过不断琢磨，肖玉珠认识到，常香玉老师之所以能成为豫剧大师，关键在于她不拘泥于狭隘的艺术流派，根据自身条件，勇于进行艺术创新。为此，在香玉剧社学戏时，肖玉珠也不为死守行当、步趋门派的狭隘观念所束缚，为追求自身的全面发展，她敢于并善于从前辈师友那里“偷学”技艺，她后来唱红的好多戏都是通过观看老师们的演出，偷偷学会的。

要唱戏，得有一条好嗓子，还要知道

扬长避短,把嗓子用好、用活。肖玉珠曾仔细比较过老一辈豫剧表演大师们在演唱上的差异,觉得自己的嗓子既没有阎立品老师的高,也没有马金凤老师的亮,因为不能压着嗓子唱,也不适合学习崔兰田老师低沉凄婉的豫西调。于是,她根据自己嗓音音域较宽的特点,坚定地学习常派唱腔,并适当融汇适合自己的前人经验。

对于肖玉珠来说,她的学生生涯,离不开前辈老师的无私帮助。

1959年8月间,尚小云先生率陕西省京剧团赴铜川市煤矿基地为广大矿工演出。尚先生提前一天到铜川看剧院,刚好铜川市豫剧团在剧院还有最后一场演出,尚先生便在旁边悄悄观看肖玉珠在《女贞花》中饰邱丽玉的演出。尚先生看了几分钟,临走时问剧院寇经理:“演小姐的年轻娃娃学过京剧吗?一招一式好干净。”散戏后,寇经理特意把此事告诉了肖玉珠。第二天上午十点多,尚先生在剧院排演《昭君出塞》,肖玉珠趁休息的空闲,向尚先生请教。尚先生爱惜人才,细致地给她比了很多用水袖的范儿。肖玉珠非常感激大师的厚爱,回家后穿上被天天练习。尚先生传授的水袖技巧,她竟然活用了几十年,并且一直很受观众好评。

1960年,铜川市豫剧团到西安演出《十八寡妇征南》,肖玉珠饰演穆桂英。为了提高演出质量,剧团领导特请来京剧名家徐碧云先生帮助加工提高,徐先生也教了肖玉珠几个水袖技巧。徐先生做戏很细,要求很严,他的指导也使肖玉珠受益匪浅。

跟豫剧表演艺术家陈素真先生学戏,则是在1985年3月间。当时河南省艺术节观摩演出大会在郑州举行,陈素真先生住在河南宾馆,向吴碧波传授《宇宙锋》,同住河南宾馆的肖玉珠恰好碰见,便在旁边“偷”看。陈先生见她有心,便让她也来比了一遍。陈先生看后,指出了她很多不到位的地方,特别是穿袄的技巧,陈先生又亲自给她做了示范。对此,肖玉珠记忆犹新。

钟情豫剧艺术的长者

为了演好戏,肖玉珠倾注了毕生的心力;为了坚持艺术原则,她和家人曾深受“四人帮”流毒的摧残,自己遭受严刑逼供



肖玉珠在《洛阳桥》中饰叶含嫣

致使半身瘫痪,但她对于豫剧的热爱和弘扬豫剧的热情从未消减。

1975年,肖玉珠来到淮北这个皖北平原的新兴城市,和来自其他地方的演员们一起组建了淮北市豫剧团,虽然遭遇种种磨难,豫剧团还是上演了很多深受群众欢迎的好戏。“文革”结束,肖玉珠刚刚平反,便拖着病体重新登上舞台,一口气将常派名剧《花木兰》连演了23场,观众们用久违的掌声热情回报这位身残志坚的豫剧艺术家。

1992年她从淮北市豫剧团退下来后,继续推动豫剧在皖北的保护和传承。1995年,为支持淮北市残疾人公益事业的发展,离开剧团多年的她组织人员,编排剧目,并亲自披挂上阵,进行了多场义演,将全部演出收入捐给了淮北市民政局。1996年3月,为满足淮北市豫剧观众的文化需求,她又亲自回到河南,邀请豫剧名家贾廷聚到安徽献艺,两人一起合演了豫剧经典《三哭殿》。贾老师饰唐王,她饰公主,两人合作得非常愉快,演出也很成功,得到安徽省和淮北市有关领导的好评,也受到观众们的热烈欢迎。

谈到豫剧在淮北的生存现状,肖玉珠说,淮北民众非常喜爱豫剧,关于豫剧演出情况不佳的原因,她认为观众老化不是问题的关键,关键是淮北市豫剧团在队伍建设上处于青黄不接的局面,演员、乐队、舞美等各方面都跟不上观众的需要。这可以从一个侧面的例子看得出来:即便是戏剧演出市场日益萎缩的近些年,只要是外

地豫剧名家来淮北演出,仍然是场场爆满。

对于豫剧将来的发展,肖玉珠也有自己的思考。她说:“豫剧的改革迫在眉睫,但首先还是要继续在继承上多下功夫。以京剧为例,京剧无论怎么改还姓‘京’,豫剧无论怎么改,也还应该姓‘豫’”。谈到表演程式,她认为,很多地方剧种都存在表演程式不太规范、有失考究的毛病,豫剧也不例外,比起京剧来说有较大差距,现在也落后于越剧、黄梅戏。历史上,陈素真、常香玉、崔兰田、马金凤、阎立品等豫剧名家在保持豫剧特色的基础上,不断吸收其他剧种的长处,努力改进豫剧的表演程式,提升了豫剧的审美品味。然而,当前豫剧表演领域的突出问题,是许多豫剧演员对于加强艺术规范、提高审美品味,缺乏自律意识。有的女演员怕生皱纹,演出时不吊眉,只化淡妆,便没有精气神。前辈艺术家总结出许多宝贵的舞台艺术规律,比如演员上台必须要讲究“三白”,即水袖白、水领白、靴底白;在历史戏中,除了唐朝戏因历史特点可以酌情不围水领以外,其他朝代的戏都要围水领。但豫剧现在乱了套,不管哪朝哪代的戏,水领不想围就不围了,谁想干什么就干什么。有些县级剧团的演员图方便、懒省事,只在脸上化淡妆了事,到了台上,脸是白的,脖子是黑的,手是黑的,行话叫“加官脸”,非常不协调。有的淮北观众说:“恁河南人都是白脸黑脖子,黑手黑爪。”听了让人很不好意思。

肖玉珠怀念在香玉剧社的日子。在香玉剧社学戏期间,每个演员都深受常老师等前辈们的言传身教,并切实身体力行。常老师常说:“观众花五毛钱买你的票,你要对这五毛钱负责。”又说:“吐字不清,如钝刀杀观众!”还说:“演戏要以情带声,唱出人物,唱出个性。”言犹在耳,不知这些谆谆教诲现今能有几人听?

作为香玉剧社的学生,作为曾经活跃在豫剧舞台上的老演员,作为为豫剧艺术默默奉献了毕生心血尚不止息的沧桑老人,肖玉珠总有割不断的豫剧情。她殷切地希望河南戏在全国都能站得住脚,希望豫剧更有光彩、更上一层楼、更能娱人感人传于后人听。

[责任编辑:雷桂华]